

委员 笔记

肩负时代重任 铸就文艺辉煌

边发吉



边发吉

寄予厚望，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丰富学习载体，创新方式方法，既要自己深入学、全面学，又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同步学、系统学，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繁荣文艺创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

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细读二十大报告，“人民”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人民”二字醒目鲜明、力重千钧。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了解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努力洞悉生活本质，真正领悟人民心声。将作品的主角聚焦人民，使作品更具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要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紧紧围绕现实生活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象；要以充盈人民的精神生活为己任，发扬杂技艺术追求卓越、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深入开展好文化惠民、文艺助民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

要努力实现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推出一批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创作优秀作品，要学会推陈出新。离经叛道开新径，违师背典出奇章。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社会变迁等主题要素，塑造好地域化、特殊化的文化符

号和文化形象；要坚持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为内容服务，着力用好新技术、新手段，开拓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学会以本体艺术为核心、集其他姊妹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模式，使文艺创作达到新层次、新境界；要深情书写人民史诗，围绕展示十年来中国发展的不平凡历程进行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要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追求，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传世留名。道与艺是根与花的关系，无根之花持久不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练就高超艺术水平上下功夫，把提高作品精神高度、文化内涵、格调境界、艺术价值作为不懈追求，坚决克服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等浮躁顽疾，坚决防止庸俗、低俗、媚俗，坚决抵制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作品，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努力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要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形成人品与艺品共进、人格和艺术魅力俱佳的良好境地，把文艺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青年人才能是杂技事业的中坚力量，必须引导好、照顾好，扶上马、送一程，给予最好的资源和最广阔的舞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为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发展继续书写辉煌灿烂的杂技篇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

委员 笔记

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上 讲好中国故事

王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进行了系统阐述，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我们深知，“以人民为中心”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保障，是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本质不变的根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吹响了文艺为伟大梦想、伟大胜利、伟大时代鼓舞与呼号的号角。

在创作民族歌剧《红船》时，几经打磨修改，我以“我有一个梦”唱段为线索串联起主要人物，贯穿全剧。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毛泽东，两个主要角色反复咏叹，表现革命精神传承闪耀，再到结尾处众人合唱“我有一个梦”，烘托全局、点明主旨。“我有一个梦，总有那么一天，沙漠变成草原，沧海变成桑田；我有一个梦，总有那么一天，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富强民主的信念；我有一个梦，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终将站起来，挺立在世界之巅。”设计这一核心咏叹不仅是为了使人物、情节更加集中紧凑，更是为了通过描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梦”，连接中国人民的“一个梦”，呼唤中华民族的“一个梦”。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如今，南湖红船的那个梦早已实现。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十大，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跨越沧海桑田、穿越岁月流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我的另一部作品，民族歌剧《天使日记》，尽管剧名是具象的，但剧本并非个案陈述，而是通过一位身处武汉抗疫前线的护士“日记”，刻画疫情最严峻时，一群可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群体，表现党和人民之间、医患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通过一线采风、研读案例、材料等方式深入实地走近医务工作者，对他们时刻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顾个人安危逆行而上，全力救治患者的崇高精神有了切身体会。白衣天使对生命的悲悯、全人类在重大困难面前毅然展现出的众志成城和同仇敌愾等等，无时无刻不感动着我、教育着我。“以文艺作品讴歌世间大爱和人情温暖，鼓舞人心凝聚抗疫力量”，带着这样的

创作使命和创作热情，我完成了《天使日记》这部歌颂伟大抗疫精神的作品。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讲述的是科学家屠呦呦经过191次试验，不顾生命危险发明青蒿素，拯救全世界几千万人生命的故事；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反映“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的主题，石匠是最基层、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却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巨变、时代的伟大进步；手边正在创作的现代京剧《新海港》，讲述新时代工人建设智能港口无人码头的故事，讴歌新时代的伟大工程。

这几部现实题材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牢牢把创作根植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形成的伟大精神，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进行艺术化的提炼，坚持正确方向，传达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无论是年轻的党代表、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中医药科学家，还是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匠，抑或是建造无人码头的新型工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

80年前，国家京剧院从延安出发，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引下，扎根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坚守在历史和时代需要的时刻。我们把创作作为中心任务，把作品作为立身之本，坚持守正创新，每个时期都创作了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作品。

去年以来，为实现艺术生产的系统化、谱系化，剧院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艺术发展规划编制小组，围绕创作、演出、人才、传播、理论等主业，起草《国家京剧院“十四五”艺术发展规划》，这份剧院历史上第一个艺术发展规划，得到了演职人员和艺术家的一致肯定和满怀期待。根据规划制定的“策划一批、创作一批、上演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今年，剧院秉承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传统戏“三并举”的剧目方针，将创作题材聚焦在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的深刻变迁之中，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

现代戏方面，有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龚全珍为创作原型，讲述她永葆共产党员初心使命，教书育人、服务人民的《老阿姨》，以及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着重表现主角忆秦娥在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寄托的



王勇

《主角》；新编历史剧方面，有讴歌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编历史剧《纳土归宋》；传统戏方面，有为促进剧院青年人才成长移植改编的越剧同名作品《五女拜寿》，也有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先生诞辰90周年复排的《三打祝家庄》和《白毛女》等等，题材丰富，主题鲜明，在创作演出中塑造人民形象、传递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为了适应新时代舞台艺术传播规律，剧院主动推进国粹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利用5G+4K+VR超高清技术，连续两年在春节期间推出京剧《龙凤呈祥》海内外巡演。2021年春节票房收入30多万元，2022年票房收入跃升至112万元，以“科技+艺术”的方式讲好新时代国粹文化创新传承故事，引领演播行业发展新标杆，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我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始终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以优秀作品回馈伟大时代，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上讲好中国故事，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京剧院院长、剧作家)

艺文 丛谈

刘树纲兄歿于2022年8月11日14时11分，享年81岁。这是官方发布的讣告。我知道树纲生于1940年，月份虽说在12月，按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应该算作82岁的。这且不去说它。

之前，树纲入住了一家养老机构属下的安宁疗护病房，我知道到了临终时分了。

之前，我们五六家老朋友持续了十多年的春节聚会，因疫情被迫中断。2019年春节聚了，延宕到2020年年底才勉强再次相聚，就隔了差不多两年。这次聚会，陈建功兄因为第二天即住院体检，要求空腹，夫妇俩请假。没想到沈及明也没来。树纲进餐厅顾不上宽衣，连连对大家抱歉致歉，说及明身体不舒服，怕扫大家的兴，临出门打消了主意。郭宝昌、刘树纲、陈冠中、苏文洋、鲍昆和我六家，合影里唯独少了及明。树纲倒是健朗如昔，还逸兴遄飞，稍稍喝了点酒。他是自己打车过来的，再一人打车回家，众人也不担心。

树纲歿后，建功兄写《在笑声中诀别》(见8月16日《北京晚报》“五色土——纪念”栏)，文章开头，说树纲住进疗护病房后，史铁生夫人陈希米去他家，给他看了陆晓娅发给她的微信。陆晓娅在树纲住的病房做义工，和树纲有过一些交流。这封信希米当时也发给了我，我看了心里稍稍一安。陆晓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老朋友，那时她主持《青春热线》，在全国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近来她十数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有认知障碍的母亲，且写成《给妈妈当妈妈》一书，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她和她的团队能在树纲身边，是怎样的一件好事！我把希米的信转发及明，并请及明代我向晓娅致意。及明回信很快来了，说晓娅的团队刚刚费尽周折，帮助树纲细洗了个澡，树纲舒服多了。又说晓娅谢谢问候，云云。

随即到了7月20日，晚间接到沈及明微信，说疗护病房领导根据树纲的综合情况，斟酌再三，特许亲近的朋友来看看树纲，就在这几天。这分明是最后的告别了。当即联系建功和文洋。

7月22日上午9点，我们终于进了树纲的病房。沈及明和刘深候在门口。及明说，树纲知道我们要来，早起就比较兴奋，医生也预先做了些准备。躺在病床上的树纲当然消瘦多了，可说是清瘦，胳膊上也照例插着管子，但皮肤清爽白皙，并不见重病之实际常有的晦暗。我们一个一个驱前问候，树纲分明是认得我们的，眉眼间屡屡闪现笑意，他的手也温暖有力。及明指着建功问树纲，这位是谁呀？树纲眉头一皱，忽然举起右手，带着那些管子一挥：“不认识陈建功，那就麻烦了！”这对树纲来说是难得的幽默，众人皆笑。及至他见到文洋，竟说“我要吃大董”——文洋是《北京晚报》的“名记”，我们聚会常由文洋居停安排，“大董”是去过的。文洋接口应道：“好啊好啊，我马上安排快递送来。”我见树纲微微一笑，随即合上了眼睛，他耗费了不少精力，累了。

这应该是树纲的告别演出，病房即是他最后的舞台。那里没有晦暗和悲戚，倒是四处有阳光满溢，鲜花芬芳。这与树纲最相宜，若论心态，他一直年轻而明朗。到底是及明懂得树纲。病房布置得犹如他们的居所，触目所及皆是树纲与及明的合影：从他们恋爱时的黑白照，到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中年时代；而陪伴在侧的，则是孙女稚态可掬的画。孙女的一张字：“戏梦人生，粉墨登场”挂在树纲床头。树纲一生与戏剧相伴相随，儿子刘深如今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编剧——刘深曾对树纲说过：我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有子承父业，当是父亲莫大的安慰。只是大儿子远居海外，我问刘深，刘深说他和爸妈商量几次了，一致不让哥哥回来。一家人远涉重洋，回国还要隔离，好在视频方便，倒是每天都能见面的。

令树纲声名鹊起的，首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部戏，围绕公交车上与扒手搏斗牺牲的叶肖肖，死后以魂灵现身，一一访问车上见死不救的众人，展示了一幅纷纭复杂的社会众生相。作品戏剧冲突荒诞，空间多维穿插，无场次灵活变换……种种现代戏剧手段的运用，使作品充溢着现代气息，以及巨大的审美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新时期



刘树纲

实验话剧的经典之作。不过在我看来，这部戏对道德对世事，有着不容置疑的肯定，毫不见现代派戏剧常有的虚无、荒诞和绝望。它不满且努力超越的，是观念先行又直叙超越的，是观念先行又直叙超越的，以揭露与鞭挞社会问题为己任的“问题戏剧”，以及桎梏戏剧界的宏大叙事规则。树纲的戏剧创作突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而非欧风美雨下现代派戏剧的移植或模仿。叶肖肖的魂灵再现于舞台，犹如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中的外来者徘徊异地，或者返乡者重返故里，体现的都是一种崭新的视角，传递着现代理念与文明思潮，呼唤着对社会正义和进步的追求。那里归根结底透露出来的，是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树纲的一应剧作，比如《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折》《都市牛仔》《一场关于爱与罪的审判》等，均可作如是观。它们在戏剧形式和表达手段上都有大量创新，戏剧形态分明是现代的，但若论及底蕴与内核，则一概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和树纲聊过当时戏剧界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我说杜甫怀念李白，写诗说：何如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们终于没有“细论文”的机会，但他们的诗，却在《诗经》《史记》以来的文学长河中相聚相汇，养育和激励一代一代后人。如今不论哪种文学体裁，最佳也要在这样的传统中才有位置。树纲不是寡言的人，这回他只是细细地听。他对此一思虑很久了。我接着对他说，我若写你的评论，不与现代派戏剧比，要比是比曹禺老舍。要说作品直面社会和现实人生之激烈深入，又毫不苟且，你自有自己的位置。何况它们还尖锐犀利，刀刀都见出了血。所以它们骨子里无疑也是新的，因为它们灵魂，能见到久违了的“革命”！

我的承诺，一直拖到树纲的《都市牛仔》上演才兑现。这是他告别80年代的着力之作。这部剧冠以“报告文学系列剧”的话剧，锋芒所向，直指“使人扭曲、亢奋、暗淡又闪光的那头困兽”——金钱。剧作由著名戏剧家文新宇先生导演，全剧看似热闹浅显，竟使人有莫名的沉重感。我还感觉到了树纲心里按捺不住的愤激与苍凉。舞台呈现是光怪陆离的，一批以各种手段追逐金钱的“都市牛仔”，在志得意满地告别贫困后，陷入的却是另一种更无奈荒诞的人生困境。于是，戏剧以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剧终时却顺理成章翻转入生拷问：中国人渴求富裕天经地义，但是“富裕以后是什么”？这一诘问之所以如此振聋发聩，并直抵世道人心，因为它实际拷问的是灵魂深处，涉涉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命题——我当即写了篇《走出困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8月11日，我们夫妇去贵州，这是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出门透气，一个月前由朋友规划停当。临走前一天，接到及明的微信：

我略一思忖，即给及明回信：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不要再斗争了。你和刘深也是解脱。我母亲活着时总说，那是回去——回去就不是坏事。树纲这辈子有你，有那些戏，值了！

虽说话都是出于真心，晚上想想及明，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便给及明又发一信：

我们明天去贵州和广西，得二十六日七号回京，但愿能赶得上送树纲。

途中就接到了树纲的噩耗。是在料中，但还是惘然。又不知还能说什么，只给及明发去“节哀顺变”四个字。

在贵州一路，终是排解不开树纲的离去。这辈子见多了亲友的生离死别，有的人就是难以忘怀。树纲即是其一。与树纲“亦师亦友亦兄长”相交多年，如今想起他，竟是他始终的年轻。树纲一直有双青春的眼睛，他的笑也始终青春般清朗，有时还有一闪而过的羞涩。树纲给我的印象，常像是一个干净无邪的少年。朋友们说及他，那“憨”，那善良与正直、认真与执着，也都少年般不沾染杂质。

当天及明和刘深还发来微信，说不给树纲举办追悼会了，只请至亲好友有个告别仪式，他们替我捎送了个花圈，挽带上写道：

回到来的地方去，是件幸事。我庆幸及明和刘深如此懂我，体谅我，一如树纲还在世上。我和树纲及明一家，说来就是人世的一次邂逅，遇到了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我与树纲除了那次谈戏剧的现代与传统，其他话题，少有充分的讨论；他出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我私下很是替他担心，犹犹实际拷问的是灵魂深处，涉涉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命题——我当即写了篇《走出困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现在想来，相交40年，每每于意有所不尽。但朋友之间，知心知胆，也只能是这样的吧。今天用这样的文字，送树纲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倒是一片坦然。

坦然送刘树纲远行

何志云

树纲已进入最后的弥留之际，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的话语。从此，他不再问我温饱，也不再问我归期。但他没有痛苦，很平静，他太累了，让他这样安静地睡吧。我纵有千般不舍，也得松开手，一生一世的夫妻，终生的伴侣，也只能来世再相见。

大夫说，就会在这一两天。他还在斗争。

我略一思忖，即给及明回信：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不要再斗争了。你和刘深也是解脱。我母亲活着时总说，那是回去——回去就不是坏事。树纲这辈子有你，有那些戏，值了！

虽说话都是出于真心，晚上想想及明，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便给及明又发一信：

我们明天去贵州和广西，得二十六日七号回京，但愿能赶得上送树纲。

途中就接到了树纲的噩耗。是在料中，但还是惘然。又不知还能说什么，只给及明发去“节哀顺变”四个字。

在贵州一路，终是排解不开树纲的离去。这辈子见多了亲友的生离死别，有的人就是难以忘怀。树纲即是其一。与树纲“亦师亦友亦兄长”相交多年，如今想起他，竟是他始终的年轻。树纲一直有双青春的眼睛，他的笑也始终青春般清朗，有时还有一闪而过的羞涩。树纲给我的印象，常像是一个干净无邪的少年。朋友们说及他，那“憨”，那善良与正直、认真与执着，也都少年般不沾染杂质。

当天及明和刘深还发来微信，说不给树纲举办追悼会了，只请至亲好友有个告别仪式，他们替我捎送了个花圈，挽带上写道：

回到来的地方去，是件幸事。我庆幸及明和刘深如此懂我，体谅我，一如树纲还在世上。我和树纲及明一家，说来就是人世的一次邂逅，遇到了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我与树纲除了那次谈戏剧的现代与传统，其他话题，少有充分的讨论；他出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我私下很是替他担心，犹犹实际拷问的是灵魂深处，涉涉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命题——我当即写了篇《走出困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现在想来，相交40年，每每于意有所不尽。但朋友之间，知心知胆，也只能是这样的吧。今天用这样的文字，送树纲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倒是一片坦然。



摄影 杨雪